



中國的收入超問題

薩師炯

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上之入超，對於該國之國內經濟，本來不一定就有若何重大的打擊；同時，入超這個事實，也儘有許多方法，可以拿來對付牠。例如一九二八年之英國經濟，實遠較今日為安定，然而英國

去年（一九三四）之入超，僅為二八四·九百萬磅，而一九二八年則有三五二百萬磅之多。（註一）而在另一方面看來，今日各國所用以對付對外貿易之各種各式的手段，如關稅政策，如商品傾銷，如貨幣跌價層出不窮，雖然未必可以救濟各國經濟恐慌之沉痾，但是對於國際貿易，還可以對付一下，入超之未必即為不治之症，於此甚明。然則何以中國的收入超，不獨擾亂中國經濟，抑亦使中國上自政府下至人民束手無策呢？

要了解這個問題，必先知道中國入超問題的特質，換言之，即中國

爲什麼構成今日入超的現象？爲了討論的便利，下面我將首先列舉入超狀況，其次則說明入超的原因——即構成中國入超的因素是什麼？最後則對於入超對策，也與以概況的檢討，以闡明中國入超問題之解決途徑果何在？

一

要了解中國入超的現狀果何若？可以先看一看下列數字：

一九二九年以來中國對外貿易（單位元）（註二）

年	進口價值	進口指數	出口價值	出口指數	入超指數
一九二九	一、九七、〇八、四三三	100.0	一、五、一、四〇、八四	100.0	100.0
一九三〇	三、〇四、〇五、九六六	153.5	一、五、四、二六、三九	101.1	152.9
一九三一	三、三三、三六、六四	168.8	一、四、六、六三、六六	97.1	171.5
一九三二	一、八四、七六、五九	93.9	六、七、五五、三四	441.1	333.6
一九三三	一、四、五、七、八六	73.2	六、一、八七、九六	411.7	562.2
一九三四	二、〇、六、六、三四	103.1	五、五、三、四、三九	368	275.5

一九三二年含有東北各關該年上半年數字，一九三三及一九三四年全無東北各關數字。

由於上列的數字，可以知道一直到一九三二年爲止，中國的入超，是突飛猛進的加增。而自一九三二年以後，則出入口之數字，都有下降的趨勢，不過入超之爲入超也如故，並且入超之指數，還是較一九二九年爲高。

這種對外貿易的衰落，一方面由於世界經濟恐慌的影響，另一方面則由於中國人民購買力之下降，自一九三一長江水災以後，九一八事變，斷送了東北富源，一二八戰爭，上海之損失，達十餘萬萬以上，加以年來天災人禍之不斷的出現，使中國人民的購買力，日趨微弱，由於這些，我們應當了解入超即有些微下降，亦不足以言中國經濟之好轉。何況偷運漏稅之風方甚，究竟入口數目之真正減少若干，也未必是我們所得而知。

不特此也，在中國之對外貿易上，還有一個嚴重的事實，即出入口物價之差異，關於這個，可以看一看下列數字：

近五年來中國對外貿易各項指數比較（一九二九爲一〇

〇）（註三）

進		口出		口	
價格	量貨	價值	價格	量貨	值
一九三〇	一一七	八八	一〇三三	一〇三三	八六
					八八

一九三二	一三九	八一	一一三	一〇二	八八	九〇
一九三三	一三〇	七四	九五	八六	六三	五四
一九三三	一二三	六九	八四	七八	七三	五七
一九三四	一二三	五二	六四	六八	七四	五〇

這樣看來，可以知道中國的出口物價指數，自一九三二年，即逐漸下降，反之，入口物價指數，始終較一九二九年爲高，換言之，即中國的商，是在極低廉的代價之下出口，這樣，「列強透過了進出口物價的差異，無償地攫取中國大衆所生產的一部份價值。」（註四）明乎此者，更可了解中國在對外貿易上，完全是處在被榨取的地方，中國入超數量之相對地減少，其不會足以證明中國對外貿易之好轉，理由甚顯。

三

中國對外貿易的情形，如上所述，仍然處在很嚴重的形勢之下，維持入超的現狀。然則構成中國對外貿易之入超者，其原因果安在？

關於這個問題，最簡單的答復爲：「中國工商業之不振，」因工商業之不振，所以沒有力量和外國對抗，既然沒有力量和外國對抗，則對外貿易之失敗，入超之增加，乃爲必然的狀態。然而究竟誰使中國工商業不發達因而造成入超的現象呢？

我的答案如次：

第一，割據經濟之阻礙中國產業的發展：割據經濟即一個國家之

內，又分裂爲若干不相聯合的經濟單位，這本來是封建時代的產物，然而不幸得很，在今日的中國，仍然殘留着這種現象。

老實說吧！中國自辛亥革命以後，根本就還沒有一個國民經濟的建設，大小軍閥的混戰，政治上之「省自爲政」，早已成爲無從諱言的事實，隨着這種政治的割據，要求經濟的統一，本來就是很困難的，近幾年來，國內的軍事鬪爭，似乎減少許多，然而代替之者爲割據經濟之與日俱深，譬如山西之十年計劃，廣東之三年計劃，或則建設鐵路，其鋼軌較狹，以避免外省車輛之開入（山西同蒲鐵路），或則對於國內他省貨品之輸入，在必要時竟將徵收「關稅」（參看廣東建設廳所擬之保護實業辦法），這種事實，使我們不相信中國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他如廣西，山東，湖南等省，也是或緩或急地進行「鎖省政策」，這種政策的實現，一方面將加深中央與地方之矛盾，另一方面，則其摧殘中國產業之力量，亦復不少。甲省的貨物，既受乙省的抵制，必然的，乙省也要出之報復的手段，如此下去，雖不必「裂土封侯」，而中國之倒轉於封建狀況，其理甚明。而吾人又幾曾看到封建國家，割據經濟下之產業，能够發達。

第二，苛捐雜稅之摧殘中國經濟：「苛雜」之在中國，大約是婦孺皆知的事實。近年來，政府似乎也知苛雜之病民，於是始則廢除釐金，繼則有第二次財政會議之廢除苛雜，然而其結果果何若呢？

廢除釐金以後，除了有法律根據之營業稅以外，還有各省巧立名

目的捐稅，「如湖南省之有產銷稅，築路捐；江西省之有產銷稅，湖北之有牙稅等等，凡此皆在施行統稅區域之內者也；其不在統稅區域以內者，四川之有落地稅，進口捐，剿赤捐，廣東之有統稅重征，其他類似釐金之多，負擔之重，尤難枚舉」（註五）田賦附加稅，「江蘇全省各縣有一〇四種，浙江有七十四種，江西有五六十種，山東湖北各有一十八種，而浙江科則之繁，全省各縣，竟達七百三十九種」（註六），這些數字，想來都够看了吧！

自第二次全國財政會議以後，似乎廢除苛雜，有了一個新發展，然而事實又是怎樣呢？

據天津益世報（二四、五、二六）載：「河北省對各縣第一批廢除的苛捐雜稅，雖經通令各縣遵令廢除，惟東光，臨榆，樂亭，清河，滿城等十五縣，對應廢除之苛捐雜稅，至現在仍行征收」（註七），這真所謂「事實告訴我們，誰也不能保證它不會成了紙面的廢除，誰也不能保證它廢除於一時，而繼起於他日」（註八）呢！

苛雜之存在，使中國商品之價格，因之提高，不特不能在國外市場和洋貨逐鹿，即在國內，亦難以對抗外貨，則中國工商業之不振，寧是怪事！不幸由目前情形看來，苛雜之真正的廢除，似乎還未必可能吧！

第三爲帝國主義經濟對華之束縛：帝國主義的存在，是建築在對於殖民地之剝削之上。因之，要實現帝國主義的「一世，二世，三世以至萬萬世」之壽命（當然，在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必先束縛殖民地

102070 國家之獨立發展，列強之在中國，就是應用這個原則，於是對華的經濟壓力，盡量運用。舉些最顯明的例子吧！依據 Remer 氏的統計，列強在華的投資，一九〇二年為七八九·九百萬金元，一九一四年為一六一〇·三百萬金元，一九三一年為三、二四二·五百萬金元，三十年之中，增加了百分之四三〇·六，這樣鉅大的投資，或則為政治借款，取得若干「宗主國」的特權，或則鐵路投資，控制了中國的交通，或則金融投資，直接間接地控制了中國經濟，其方式容或不同，其對於中國經濟的束縛則一。一九三一年以後，雖然還沒有正確的統計可據，由於我們所知，如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如美德之航空投資，至於若干鐵路公路的建築，直接或間接地與外資有關者，更不在少數。

這些事實，不過其大者，我們觀察去年上海各外商銀行運銀出口，使市面發生現銀恐慌；申新紗廠因為債務關係，竟被匯豐銀行所拍賣。他如各國在華之紗廠、煙草公司、火柴公司、航業等等，因有種種的特殊地位，其對於中國產業的束縛，為極明顯的事實。限銀出口，還不能不求教於外商之紳士協定，列強在華的經濟力，可想而知。

第四為不平等條約之剝削中國的獨立：自鴉片戰爭以後，一次一次的條約，殆使中國失去獨立國的地位，關稅不能自主，內河航行權的開放，各國之最惠國待遇，領事裁判權的存在，租借地的成立，凡此種種，使中國政府失其獨立行動的機能。在這種場合之下，我們看一看爲什麼一九三三年的國定稅則，會變成一九三四年的新稅則？一切行動，不

能不仰他人之鼻息，平安一日，即算一日之局面，何從而談發展中國產業？更何從而言抵制外貨入口？

第五為列強對華之貨品傾銷：隨着一九二九年開始的經濟恐慌，列強都感覺到要恢復資本主義的繁榮，必先使商品有出路，然後工業生產指數纔有上升的希望，於是磨刀霍霍，實行短兵相接的市場爭奪戰。中國地大人多，自然成了市場爭奪戰的目標。商品傾銷，利用機械生產成本較賤的優越地位，加以中國的產業不振與乎關稅之不能自主，已可克服中國商品而有餘，然而爲了應付列強間的競爭，又有貨幣匯兌跌價的新工具，在這個自貨品傾銷到貨幣傾銷之間，無疑地，擾亂了整個中國的經濟。勢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之外貨傾銷，乃加速度促成中國產業的崩潰。

如有人焉，患了肺病而又無力休養，正在「待死」的時候，倘使再來一個傷寒症，這個人之能不死者，抑亦殆矣。中國的產業，正復如此，前者是中國的「肺病」，陷中國於衰弱的狀態。後一項則是中國的「傷寒症」，有「催命符」的作用存焉。

然而上述中國產業不振因之入口加多的緣由，也不是突如其來的病症，反之，它所表現的，正是中國社會的真相。割據經濟與苛捐雜稅，是中國殘留的封建狀態，列強的經濟壓迫與政治力量，乃至於對華傾銷，都表現着中國的殖民地狀態，因之，我們可以得一結論，即中國入超的原因，是中國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經濟結構所做成，也就是中國入

超的特質。

四

在說明了中國入超的特質以後，我們就容易可以知道入超之在中國，爲什麼會像「洪水橫流」演成鉅禍。如果和英國相比，則英國之入超，因爲它們經濟結構是近代的獨立的，因之對外有若干海外投資，每年由這些無形輸出，取到相當的紅利，來抵補入超，單就英國對華投資而論，一九三一年爲一，一八九·二百萬美金（註九），每年的紅利，就很可觀了。不但此也，在必要時，它還可以運用各種的手段，來抵制外貨入口，所以人家儘管入超，而在國際收支，還可設法對付一下，至於中國則又怎樣呢？

受着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力量夾攻之下的中國，國內經濟都沒有法子發展，不用說什麼海外投資了。每年所賴以抵補入超者，爲華僑匯款，然而自世界經濟恐慌以後，海外僑民，一批一批的被送回國，此後的中國，事實上不能再希望有什麼特殊收入來抵補入超（當然，借款仍有一線可能，但這不是一個辦法了），這個無他法可以抵補的入超，是由於中國半獨立狀態所構成，也是我們入超之嚴重化的一個原因。然而上面不是說過，對付入超還有相當的對策嗎？中國又是否可以用運用一下對策呢？

對策是有的，而且不只一個，現在國內若干人們所鼓吹最熱烈的

如次

- (1) 管理匯兌；
- (2) 統制貿易；
- (3) 制止匯兌傾銷稅；
- (4) 關稅政策；
- (5) 統制經濟。

這幾個都是很有力的方法。第一個方法，卽由財政部或中央銀行或其他經濟機關，出來統制國際匯兌，利用中國貨幣對外匯率之高低，以維持國內的物價和增加本國貨品在海外市場上對於市場戰之力量；第二個辦法是由國家機關審察國內的需要，對於出入口商品，加以某方式的限制，藉口限制外貨傾銷；第三個辦法是依照某國貨幣匯價之低降率，對於該國的進口貨與以同樣比率的加稅，以避免外國商品之利用匯兌傾銷；第四個辦法則運用關稅以抵制入口貨與便利國貨之輸出；第五種辦法爲用國家卽中央政府的力量，來控制全國產業，以求本國經濟的發展。當然，這五個方法，也有連帶關係的，譬如關稅政策可爲統制貿易的一種手段，制止匯兌傾銷稅也涉及關稅是。

這些辦法，可以說無一而不是曾經外國用過的，雖然未必可以起經濟沉疴，而由事實看來，似乎對於入超，對於保護產業，還不失爲一種手段。然而橋逾淮爲枳，這些辦法，我們可否來試一試呢？

由我看來，這些辦法在應用上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卽中國之政治

102072 與經濟的獨立。

舉例說吧！要管理匯兌，不論採用何種方式，都必需有一個強有力的經濟機關，有了充足的資金，可以運用自如，纔能够談管理匯兌；統制貿易，制止匯兌傾銷稅和關稅政策，都必需政治的獨立，纔能够不受外力的干涉；至於統制經濟，除了經濟力量以外，還要國內之真正統一，中國的情形又怎樣呢？

前面不是說明了中國是在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夾攻之下嗎？唯其如此，中國的財政，是借債度日，中國的統一，還遙遙無期，中國的主權，是七零八落，中國產業之不能發展，由於這些原因；同時，人家所用來保護產業，減少入超的方法，姑不問將來之成效如何，而在這種現狀之下，根本就無法運用。再說得乾脆些：只要有一個方法可以使中國統一的，立刻會引起封建力量之反抗，只要有一個方法可以使中國獨立的，即會招外力的干涉，不幸得很，中國產業的前途——其實又何只產業而已，都需要中國之統一與獨立。

然則中國的入超，果真挽救乏術嗎？是亦不然，問題是這樣的：要挽

救入超，必須發展中國產業，要發展中國產業，必先除去阻礙發展中國產業的原因，換言之，中國入超問題的解決，是以克服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的壓力為第一前提，若其不然，則一切計劃，都不過紙上談兵而已。

七、二十二、一九三五、燈下。

(註一) Varga: 世界經濟年報，日譯本第二十八輯。

(註二) 中行月刊第八卷第三期，轉錄自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四號第四十五頁。一九三四年之數字，依據大公報，指數由我計算。

(註三) 中國經濟年報第一輯第七十九頁(生活版)。

(註四) 同上。

(註五) 申報(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註六) 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十四號第二十頁。

(註七) 轉錄新中華第三卷第十三期第八十七頁。

(註八) 同上。

(註九) C. F. Remer: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轉錄中國經濟現

勢講話第一二五頁。